

- 经典名剧盛装重现
- 赏阅古典戏剧之精华
- 感受中国传统艺术之美

中国古代传世名剧故事

中山狼
娇红记

刘炎平 解艾玲 / 编著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教育出版社
TIANJIN EDUCATION PRESS

经典名剧盛装重现
赏阅古典戏剧之精华
感受中国传统艺术之美

中国古代传世名剧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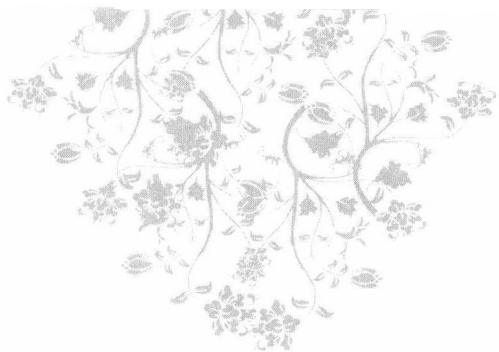
娇红记
中山狼

刘炎平 解艾玲 / 编著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教育出版社
Tianjin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 卷首语 ·

本套丛书从浩如瀚海的中国古典戏剧作品中精心挑选出三十部传世名作，将其改写成通俗易懂的戏剧故事，呈现在读者面前。

由于这些传世名作本身具有情节集中、高潮迭起、人物形象活灵活现、剧情内容生动感人的特点，而改编后的每篇戏剧故事，又都经过精心剪裁，布局合理，结构严谨，脉络清晰，叙事流畅，文字清新，语言活泼，在充满时代气息的同时又保留了原剧作中的人物形象、故事情节、思想内容和语言精华，因此通而不俗，深而不奥，雅俗共赏，老少咸宜。这就既为有一般阅读能力而古文基础不足的读者，提供了分享这些前人创造的艺术精品的机会，又引导他们从中领略到这些传世名作原有的意蕴和韵味，从而加深对祖国传统文化精华的了解和热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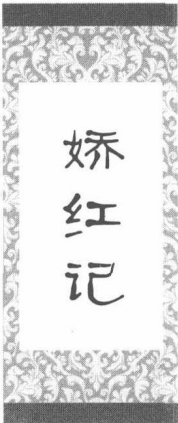
因全书篇幅较大，为方便读者，我们将其分为十二册出版。这是本书第五册，包括《娇红记》《中山狼》等两篇传世名作。



目 录

娇红记	/ 001
附评：撕心裂肺娇红记	/ 083
中山狼	/ 089
附评：负义忘恩中山狼	/ 114





娇红记

申纯呆呆地站在窗前，眼看着雨水
像银河水从九天之上奔腾而下，落得中
庭漂麦，遍地春潮，大有一副『古庙轰
碑苍龙战，北溟奋翮鱼龙变』的气势，
平地风涛，咫尺婵娟，眨眼间便成为春
鸿秋燕。他不禁潸然泪下道：『天哪！
你为何昨日不雨，明日不雨，偏偏今晚
下得如此疾急？这不是成心与我申纯作
对么？申纯，申纯，你好苦命也！』

娇红记

本篇故事是根据明代戏曲作家孟称舜所创作的同名传奇剧改编的。

孟称舜，字子若，又字子适，或作子塞，明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人，一说乌程（今浙江吴兴）人。生卒年不详。他的戏曲创作活动主要在明末天启、崇祯年间，其作品今知有传奇五种，杂剧六种。现存传奇有《二胥记》、《贞文记》、《娇红记》，杂剧有《英雄成败》、《死里逃生》、《花前一笑》、《眼儿媚》、《桃花人面》。

他还选编了《柳枝集》、《醉江集》两集元明杂剧五十六种，合称《古今名剧合选》，对元明杂剧的整理刊印做了有益的工作。《娇红记》是根据民间传说中申纯和王娇娘的爱情故事编写的。但作者并没有停留在原来的传说和小说以及杂剧所达到的高度，而在人物形象的塑造和反映现实的深度上都有其自身的特点，闪烁着新的思想光

辉，从而使该剧成为一部成功的现实主义作品。

申纯字厚卿，祖贯汴州，从小随父亲申庆流寓成都。申纯出生时他母亲梦吞祥云一朵，醒时犹有异光在室，因而申纯自幼被视为异人。

这申纯从小聪明过人，他八岁通六经，十岁能属文，鞍马弓箭，亦颇精通，和他的哥哥申纶一道负有盛名。这年秋天，兄弟二人同赴选场，不料时运未至，不利而归。申纯胸中郁闷，难以自遣，便想以探亲为名，到身为眉州通判的舅父王文瑞家去闲住散闷。

申庆知道王家有一女名唤娇娘，才貌端妍，早就想将她娉与申纯做媳妇，见申纯要去眉州，便痛痛快快地答应道：“也好，你舅舅在眉州，我一向要遣你去问候，无奈你要进考场，没有闲暇。如今场事已过，你可乘暇去走一遭，但不可逗留时间太长，以免我与你母亲在家悬望。”

申纯回答说：“孩儿晓得。”便打点行装上了路。

王文瑞对申纯的到来，极表欢迎。他早就听说自己这个外甥很有才气，因自己的儿子年纪尚幼，想让他来自己任所帮忙，无奈申纯正读书进取而未能如愿。现在申纯上门做客，王文瑞当然喜出望外。申纯一到，他便立刻吩咐院子备酒，为申纯洗尘，还教丫鬟飞红去唤女儿娇娘出来会见表兄。

其时娇娘正在绣房中梳妆打扮，飞红见她秀发蓬松，云鬓低垂，俨然一副汉宫嫔妃模样，一件花绒绒织锦藕丝衣披在肩上，更显出巫山神女般窈窕动人的体态，不觉笑着打趣道：“姐姐，瞧你这朱粉未施，双鬓绾缘的样儿，倒比打扮出来还要教人喜欢几分！老爷奶奶在堂上等着你出去会见申家哥哥，你却脚步儿挪了半日，才转过翠生生绣软梅罗帐。你还是手脚稍稍快一点儿罢！要不，他们又该骂俺飞红呢！”

“咳，你总须待我收拾停当才好出去会见客人么！”娇娘笑着回答她。“要不，人家该暗里笑我惫懒呢！来，快来帮我收拾收拾！”

飞红道：“老爷奶奶说了，申家哥哥是自家人，就是不打扮，出去见见也无妨。”

但娇娘说什么也不答应，直到她自己觉得妆束得满意，才娉娉婷婷地出了绣房来到中堂。

申纯一见她便觉得眼前一亮。他看到娇娘花容月貌，翠脸生春，

如天仙降临，云霞落地，这才相信美人图上画出的不都是假的，不禁魂飞魄扬，心迷意乱，暗暗在心中称赞道：“啊呀，我这妹子长得可真如同天女下凡哪！”

娇娘见他神清气朗，明眸流辉，虽在席间谈笑风生却不露半点儿张狂的样儿，也忍不住在心中暗暗赞叹：“我这申家哥哥，好一表人才啊！”

夫人命娇娘向申纯敬酒，申纯竟捧着酒杯，呆呆地说不出一句话来。娇娘掩口微微一笑。申纯蓦然觉察到自己失态，忙擎起酒杯道：“请问舅姪，平日也饮些酒么？”

王文瑞回答：“我与你舅母平日饮酒也不过几盅。”

申纯又问：“那么贤妹呢？她饮不饮？”

夫人回答：“她从来不饮。”

申纯听得“哦”了一声，由不得向娇娘看了一眼。见娇娘羞答答地低下头去，脸上泛起两片红晕，他只觉得神飞醉乡，魂飞翠乡，一时几乎不能自持。

王文瑞看他豪兴满怀，便劝他道：“贤甥量好，可以开怀多饮几杯！”

夫人也吩咐：“飞红把盏着，与哥哥将酒斟满。”

申纯拿起酒杯辞谢道：“长者赐，不敢辞。但小甥矢志功名，

一向负病，不能多饮。”

王文瑞夫妇一齐道：“贤甥虽则有恙，一路上劳顿，多饮几杯也好。”

申纯一再推辞：“小甥委实饮不得了！”

娇娘此时也有些神飞醉乡，魂飞翠乡，虽然和申纯相隔着一桌筵席，却有一种“乍相逢早已私相傍”的似曾相识之感。她见申纯如醉如痴，将酒都洒到了青衫之上，脸上也快要露出轻狂模样，便瞟了飞红一眼，悄声说道：“你看，哥哥好像不胜酒力了……”

“是么？”飞红一笑，凑到娇娘耳边道：“小姐初见，怎么便与他如此相知！”

“去！”娇娘含笑推了她一把，忍不住满面通红。

散席之际，王文瑞夫妇吩咐飞红陪娇娘回房，然后安顿申纯歇息。

申纯道：“舅姪在上，小甥领二亲尊命，要我见过舅姪，即便告回。”

王文瑞道：“那如何使得？你远道而来，尚未歇息，况我还要借你帮我料理家中事务，回去的话就莫再提了！”

申纯巴不得他们早说这句话，心想，好极，我便在这里住一世也罢！于是高高兴兴地答应下来。



娇娘自见过申纯之后，心事纷纭，魂不守舍。她常一个人独坐空庭，悄悄无言，眼睁睁望着窗外的杏花像雪花一样满天飘舞，连梳妆打扮的心思都没有。

飞红见她神色有异，便关切地问她：“姐姐，你小廊独坐，抚针凝睇，既没有饮酒又没有生病，莫非是在伤春么？”

“去你的。”娇娘看了飞红一眼道：“昼长无事，对花铺绣，不知春色何在，说甚么伤春？你也太会胡乱猜想了！”

飞红道：“不是我会胡乱猜想。我只是见姐姐虽说绣花，却又停针不语，不知是何缘故？”

“噢，这个呀！”娇娘回答，“我停针不语，是身子有些倦怯，正看那画眉帘外日影斜，刚绣出来一对锦蝴蝶……”

飞红道：“姐姐既然身子困倦，何不到花园中去散散心，只管绣些甚么！”

娇娘想想，点头道：“也好。”身子却坐在那里纹丝儿未动。

飞红看着她的脸色道：“姐姐，不是飞红多口，我觑你近几天裙宽了三四褶，腰瘦了一大把，谁知你心里想些甚么？姐姐！你从小就生在香闺之中，养尊处优，甚么闲情惹得你如此愁眉不展？我

猜姐姐大概是怜惜春光去得太快，听到杜鹃鸟叫的声音，也同病相怜，害起伤春病来了。”

“咳，这该教我如何说呢？”娇娘长叹一声道。“我委实如你说的那般，从小儿在香闺之中养尊处优，性情与别人不一样，可也没记得有过甚么伤情之事。不知甚么原故，近来我就怕听到杜鹃在树上凄凉的啼叫，怕看到杨柳楼西那晓风残月……”

“是哩，姐姐。”飞红若有所悟道，“我也觉得姐姐近几日心绪不宁，精神不佳，仿佛丢了甚么东西似的。我想，姐姐大约是身边少一个姐夫罢！”

“去去去！”娇娘羞愧难当地打断了她的话。“你一个女孩儿家，说这些也不怕人听见！”

“听见了又怎么着？”飞红对此满不在乎。“反正这儿也没有旁人，咱们便胡乱说说也无妨。”她的脸色变得端庄了，“姐姐！你说，你已经这般年纪，又长得如此出众，说不定有多少人想找上门来提亲呢！只不知姐姐心上，有甚样姐夫才好？像那李衙内张舍人，泼天价富贵的子弟，可好么？”

“我一个女孩儿家，这事儿该教我怎生说呢？”娇娘脸颊上飞起两朵红云。“我生来最看不上眼的，就是那些衙内、舍人一类纨绔子弟。你道他金珠堆满穴，豪家富室好枝叶，我却看他们一个个俗



里俗气，性情恶劣，就像是纸做的鸾凤，草扎的麒麟。一朵好端端的花儿让这样的山汉村郎折将去，如此姻缘，能教人宁贴么？”

“倒也是。”飞红听了，点头赞同。“既如此，只找个读书的才子便了。”

娇娘道：“便说那才子，也有不同。你难道没听说过临邛客司马相如轻舍卓文君，使她常叹白头吟么？从古到今，聪明人大多是不钟情的！”

“是么？”飞红听得睁大了双眼。“既是这样，该怎样才好？”

娇娘回答：“自古道红颜薄命，好花易折。我但求得个同心子，生同舍，死同穴，就是日后连枝共冢，心里也是欢畅的。飞红，我常想，古来才子佳人共谐姻眷，人生之大幸莫过于此。倘若红颜失配，虽抱恨终生，也有口难言。所以聪俊女子，宁为卓文君那样自求良偶，不学李易安所托非材。至于像吴紫玉、赵素馨那般两相欢悦，情投意合，纵然身葬荒丘，情种来世，亦所不恨！”

“可女人终究是女人么！”飞红不大赞同娇娘的议论。“再说姻缘也是天定的，不能教人随意挑拣。古人道，‘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还说甚‘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我看说到底，还是一个情字。”娇娘继续道，“只要两人有情，志同道合，我便与他死在一处，埋在一处，也心甘情愿！”

“哎呀，姐姐！”飞红笑着打趣，“原来你还是这么一颗多情种儿！姐姐，要说到同心子么，我看你眼前，便有一个……”

“是么？”娇娘故作不解。“不知你所说，是甚么人？”

飞红有意撇着嘴，把娇娘打量了好几遍，才慢条斯理道：“那还不明摆着？就是申家哥哥么！我看他那副俊样儿，天生就是和你情投意合的。”

“去去去，你个小妮子！”娇娘一下被说得红了脸，扬起手便要打飞红，“谁听你这样胡说八道！你难道不知他与我是表兄妹？表兄妹怎把姻亲相结？再说人家来此才不过几天……”

“表兄妹又怎样？结成姻亲的多着呢！”飞红并不觉得有什么难办之处。“至于申家哥哥与姐姐么……”她故意中途打住不说了。

娇娘问她：“你说申家哥哥与我如何？”

“申家哥哥与姐姐呀……”飞红打量着娇娘的脸色回答，“咳，我爽性明话明说了罢！那天在席间，我见你两下低鬟相向，心中就暗想，佳人才子甚时候都是一般儿风流情况！看俺姐姐和申家哥哥，一个待眉传雁字过潇湘，一个待眼送渔书到洛阳……”

一句话未说完，早羞得娇娘无地自容，一把掩住飞红的口道：“你就知道没遮没拦价胡说，就不怕隔墙有耳，教人家听见！”

飞红笑道：“好了好了，我不说了。你五分心事我已晓得三分，

还用得着抵口遮盖？我且闭门不管窗前月，一任梅花落尽多少罢！——我走了，过那边看奶奶去了！”

说罢站起身来，只等娇娘拦她。娇娘却佯作生气，背过身去不理睬她。飞红自己偷偷笑着走了。

飞红一走，娇娘顿觉心中空荡荡的没有个依靠。

她收拾好绣帖回到绣房，斜着身子倚在牙床上，眼见得一钩儿弯月悄然挂在杨柳枝头，和妆台上的明镜互相辉映，忍不住长叹一声，自语道：“飞红，飞红，我心中之事怎对你说呵！这真是‘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人言二三分’哪！唉，月色天边，人同此夕，可叹花阴人远，音尘隔绝……”

正在这时，忽见翠竹轻摇，绣帘低揭，一个人影儿悄没声地闪了进来。

娇娘一惊，忙问：“是谁？”

“是我。”来人轻轻地回答，一步一步走到娇娘面前。

娇娘认出是申纯，略略放心，问道：“兄自何来？有何贵干？”

申纯回答：“并无他事，只是想来看看姐姐。——姐姐，你倚床长叹，是想着甚么人，还是有甚么约会？”

娇娘看了他一眼，正色道：“我既不想人，也无约会。时间已经不早，春寒逼人，哥哥觉到了么？”

申纯道：“春天本来就难免天寒么，我早有此感……”

“既如此，你还不快回自家房去，等甚么？”娇娘不等他说完话便道。“天气这般清冷，院里又这般宁静，我就怕见这冷冰冰的月亮……好了，任它帘外花开，我自回去了！”

说罢竟自身，向自己的闺房走去，只留下申纯一人站在那里发呆。

月余时间过去了，申纯与娇娘虽然不时在中庭相见，娇娘却总是不冷不热，如迎如拒，去之则近，即之复远。

这使申纯觉得十分气恼。说娇娘年方二八情窦未开不懂男女私情吧，可看她那天傍晚独倚妆台，凝视着窗外的愁红惨绿，眉峰上似聚着千愁万恨的模样儿，又教人捉摸不透，谁知道她芳心中所想的，又是甚么呢？

再说还有她倚床夜绣，颦眉凝睇时的悄然长叹，还有她停针欲起却又迟疑不决，泪眼看花时那一副楚楚动人的神态，也不能不教人牵肠挂肚。

申纯近来不断在梦中看到娇娘。每一次，娇娘都对他含情脉脉，意重心长，甚至将他请进自己香闺中去。可是，醒来一看，却依然